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十三回 風月子誤入佳境 青樓女無奈逃京

詞曰：紅塵白浪兩茫茫，忍弱柔和是妙方。到處隨緣延歲月，終身安分度時光。休將自己心腸昧，莫把他人過失揚。謹慎應酬寬一著，耐煩作事好商量。

接下開詞。

話表莫六頭取了鑰匙，開了雪洞，並不見呂昆在內，一場掃興。柳姑娘先是提心吊膽，此刻見雪洞裡面無人，又驚又喜。驚的是，跌將下去，性命難保；喜的是，未曾搜得出來。暗暗的心思想道：一場美事，被這個賊生生的打脫了。正所謂：

月明卻被雲遮掩，花正開時遇雨傾。

不講柳氏擔心。

再言侯韜見搜不出人來，心下大怒，舉手將六頭一掌打下樓梯。此刻樓下剛剛有侯府老家人侯安上樓。你道他為著何來？只因侯韜為人不正，終年在家俱是做的不端之事，有人傳說到他父親侯總兵任所，故爾侯總兵寫了書信，差人前來責備夫人教子不嚴。仇氏夫人看見家書，心下著氣，所以命侯安到院中，令侯韜回去觀看家書。剛打下〔上〕樓，不想六頭被侯韜一掌打下去，將侯安一併跌在樓下。眾人一起（暨）嘈號道：「侯老爹跌下來了！」眾人一齊下樓。侯韜看見是老家人侯安跌倒在地，頭開腦裂，鮮血淋漓，登時一命喪去。侯韜大怒，將六頭交與院中的人看守，先命人買了棺木收屍入殮，抬去掩埋。黃、李二人見事不好，悄悄先已溜去。

再說侯韜氣衝衝帶著家人回府，不敢將此事告訴夫人，暗中瞞將下來，少不得久後總要知道。且言仇氏夫人見了侯韜，道：「你這畜生！作事不端，帶累我為娘的受氣！你父親任所差人進書前來，責備為娘的不是。難道是我叫你胡作胡為不成！又道說，強妻逆子，無法可制。」命人將書子取與侯韜看。此刻侯韜那有心腸看信！只因院中跌死侯安，不知日後怎生發落；又要打算暗中將六頭送官，又恐夫人知覺，悶悶不樂。只且不題。再言院中，六頭著人看守。媽兒道：「這才是：害人不自，不如不害人。想必明日定送你到官抵命。」六頭道：「大爺將我送官，連你卻也難得乾淨。我只用在官府跟前——一嘴，管教你這碗飯吃不成。」媽兒聽了，吃了一驚，連連的道：「依你便怎麼處？」六頭道：「趁此刻侯府的人不在這裡，你把些細軟〔衣〕衫打上包袱，我去顧下一號小舡，逃往京都。那時再開下一所行（街）院，結交幾個大老，還怕他怎的？」媽兒道：「我們是些沒腳蟹，怎麼能去？況且這些女子一時沒有下落，只便如何是好？」六頭道：「只要如此如此，包管無事。」

媽兒將眾女子命到跟前，道：「我今日遭此不幸，你們各自逃生去罷。」眾女子謝過了媽兒，各人收拾行李衣服，總打了包袱，轎子各人叫下。也有回娘家去的，也有回親眷家去的，亦有跟著鴛兒走的。這乾女子總是買在院中做這個（行）當的，此刻還那裡能夠追他們的身價？總打發他們去了。只留下貼身服伺兩個。

六頭悄悄到城外顧了一號馬溜子船，先將定錢付他，命他放在小馬頭等候。又叫了兩頂小轎，卻是城外的轎夫，付與他轎錢，等黃昏時候到院中來迎接不題。

再言媽兒上樓，望著柳姑娘道：「我兒，還不趁早收拾？此刻船已僱在馬頭上面，等待黃昏，我們與莫相公一齊動身。」柳姑娘道：「往那裡去？」「我兒有所不知，方才我把樓下那乾姊妹都已打發去了，只留下你一人，同六頭一直逃往京中，再作道理。」可憐柳姑娘聽得這番言語，清滴滴眼淚流下來，道：「呂相公呀，實望你：

欲訂百年同永日，誰知頃刻兩分張。

含淚倚樓頻悵悵，默語低頭盼呂郎。

好好的一樁美事，被這個賊平地風波，害得我們兩下分離四散。想呂相公此刻凶多吉少，定然性命難保。媽兒這時又叫我隨他進京，又有六頭這廝同去，這便如何是好？若是不去，又恐官司拖累，出乖露醜；若是同去，又恐途中有變。再者呂相公不知下落。」左思右想，進退兩難，連連叫道：「呂相公呀呂相公！這等看來，到是妾身坑陷了你！我與你名雖夫婦，實非夫婦。月老空題你我名，棒打鴛鴦兩地分。從今拆散同心結，未知何日再相親。」站在雪〔洞〕跟前，淚眼盈盈。欲要喊叫幾聲，又恐六頭知道。望了一會，心中暗想：不知跌在虛處，跌在實處？又不知可得脫身？不得脫身？又無一個男子到洞外探個信兒。正在猜疑之際，又被媽兒催逼甚急，只得硬著心腸，轉身到房中，將細軟衣衫、頭面首飾打上了包裹，令人攜至樓下，姑娘隨後也就下樓。

一會工夫，只見紅日西沉，天色漸晚。先將大門裡面上了大門，意欲準備晚飯。忽聽後門響亮，六頭心下驚慌，只說是侯府中人到了，連連開門，原來是城外來的兩頂小轎。吩咐打在裡邊，掩上了門，將包裹放在轎兒底下。六頭等柳姑娘與媽兒上了轎，開了後門出來，將門鎖上。院中還有許多東西，帶不去的桌椅條台，自然次日侯韜差人前來捉拿六頭，見這院中前後緊閉，回去報知侯韜；侯韜親來打開院門，見人已逃走，定然查點傢伙，命人發回，將門封鎖，不必細言。

只講六頭跟著轎子出城，並不敢掌燈火，悄悄的上了船，連夜開船，逃往京中，下回自有交代。